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色入湖山 / 景玉川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9

陈犀苑原惠五源原豫原圆

I 攷... II 攷... III 攷文 原作品集 原中国 原当代

IV 攷五苑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5325 号

书 名 秋色入湖山

作 者 景玉川

出版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5 号)

网 址 : 幸幸幸援习在幸再精甄

经 销 :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印刷厂

开 本 : 愿冠皂伊另愿皂 另愿圆

印 张 :

字 数 : 万

版 次 : 年 月第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另—

定 价 : 元

陈犀苑原惠五源原豫原圆

邮政编码 130000

电话号码 : 0431—8200000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总序	江西省作家协会
序	王小鑫
寂寞读书台	(员)
姑塘海关	(员)
俯仰愧江州	(员)
殇吴城	(源)
鄱阳沧桑	(缘)
故乡的湖	(缘)
青山翰墨	(远)
梦游鄱阳湖	(苑)
山·水·帆	(愿)
四月湖洲	(愿)
夜宿观音桥	(怨)
秀峰素描	(怨)
庐山瀑布	(怨)
故乡的湖光山色	(怨)
题醉石	(员)
桃花源忆	(员)
秋入柘林湖	(员)
温泉杏花江	(员)
帆殇	(员)

东牯山祭	(员怨怨)
采石耳	(员怨园)
苏家驷	(员怨兀)
桂子吟	(员怨怨)
清泉汨汨心中流	(员怨园)
慈母泪 将军魂	(员怨缘)
山水情结	(员怨裁)
醉石斜川在	(员愿愿)
桃源居士素描	(员缘园)
付洪涛和他的诗	(员缘源)
忆老张	(员缘苑)
秀峰旧友	(员愿园)
秀峰亡友	(员愿缘)
山里兰	(员愿愿)
饶家垄人	(员愿园)
忆红梅	(员缘缘)
师恩	(员愿愿)
宋医生	(员愿裁)
“ 珠海老渔 ”	(员愿兀)
丛林寄语	(员愿怨)
防洪二题	(员愿园)
啊·羊城的花	(员愿兀)
高高的丝瓜花	(员愿怨)
水乡豪情	(圆缘缘)
风·智慧与歌声	(圆缘愿)
后记	(圆缘园)

自序

近日我在读《鱼王》,过去读过的,这是第三遍在读了,因为我非常喜欢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有评论说阿氏作品是“初作默默无闻,嗣后才日臻佳境”,《鱼王》则是他“日臻佳境”后的作品。阿斯塔菲耶夫是位“外省”作家,素以写“边地”、“乡土”著称,正如他自己所说:“每个作家生活的地方,应该是他眷恋之所在,是他的主人公们和他的和他的生命价值之所在。”于是,西伯利亚的大自然、冻土带、莽莽无际的大森林和静静流淌的叶尼塞河,以及生活在那里的猎人、水手、伐木工、偷渔佬……便成了他创作的主要源泉,故乡故土的一切都让他魂牵梦萦。在《鱼王》里,浪漫的抒情风格可谓达至极至,象征主义、自然主义亦兼收并蓄,在娓娓如清朗河水的叙述格调中,又蕴含了强烈的批判精神与道德激情。

阿斯塔菲耶夫的长篇代表作,除了《鱼王》,还有一部《最后的问候》(它们分别获得了“苏联国家奖”和“俄罗斯国家奖”——这确立了阿斯塔菲耶夫在俄罗斯当代作家中的地位),而这两部个性鲜明的小说,又恰恰都是用一系列情节上不相连贯、相对独立成篇的中短篇故事组成(先前的《鱼王》以十一篇成书《达姆卡》发表后,将《达姆卡》融入其中,成了现在的《鱼王》版本)。对于一般意义上的“长篇小说”,这种架构方式无疑是对传统结构的一次“消解”,并显出作者艺术形式上的独特风格。“样式”的选择当然并非偶然与随意,阿斯塔菲一批高入云天的
员

巨人 ,以至我们每个人若要把读者从他们那里吸引开哪怕是一天或者一小时 ,也必须事先切实地想一想究竟有什么理由和根据。写作需要的是全副心灵 ,而不是趋附时尚。”所以这种特立独行的构思方式不但显示了他的创作个性 ,同时我们在读过作品后也确实能够感觉到 ,它有可能使作者得以最大限度地展示生活真实。离开了对阿斯塔菲耶夫这种独特风格的理解 ,作品的很多含义也就会模糊不清了。

于是我写这部长篇小说就也采用了这种架构。这样一来 ,也许读它的时候会让你感觉在看十几个系列中篇 ,但掩卷之时你或许会发现 ,完整阅读让你得到了一个整体意象 ,于亲历“ 吾城 ”、识会“ 吾民 ”后 ,闭上眼睛 ,脑中浮出一幅“ 清明上河图 ”般现代中小城市的市井风俗画。

尽管“ 人们一思索 ,上帝就发笑 ” ,但人活在世上、长个脑袋 ,毕竟还是要思考些事情的。当然活得很累的现代人难得闲暇 ,在这难得的闲暇之时 ,他们明显地已颇不情愿再去找累 ,所以纵使是些愿意思考的人 ,也开始希望能让这思考不再负重如山、艰难困苦 ,而是变得略微轻松起来。人们既有此愿 ,我们便似不必再去非要跟他们拧着劲干。让思考变得轻松、让阅读变成一次愉悦的放松或说放松的愉悦 ,于人于己都已不是什么坏事。那么 ,拿这《吾城吾民》读读看 ,它幽默调侃的语言风格、诙谐乃至不无荒诞的人物故事 ,不知能否遂尔所愿。

序

王小鑫

1984年初夏于九江市文联举办的“海会笔会”上结识玉川，一见如故。嗣后，时常谈到他的小说、散文作品，有的还经我之手发表于《星火》文学杂志。退休几年与文学界交往少了，这次玉川找到我为这本散文集写序，颇觉为难，但盛情难却，只得勉强为之。

初看书名，以为是一本描绘湖光山色、自然景致的抒情散文集。但读过文稿则感觉全然不同，越读越感到其分量之重，越读越被作者笔下的人物、事件所吸引、所打动。

全书用了大量的篇幅写人物。首篇《寂寞读书台》就较详尽地介绍了南唐后主李煜及其父李昪、祖父李昪三代帝王与庐山的文化情缘。在《俯仰愧江州》这篇记叙九江古往今来屡遭劫难、几度废兴的文章中，亦用了大量篇幅写人物。其涉及的人物之多，古今中外不下百人。此外，书中不少文章直接就是写人物的。作者重在写人物，与其创作并发表过不少小说不无关系。

读过这些作品，会深深地被其爱国主义情怀及爱憎分明的

凛然正气所打动 ,在《姑塘海关》、《东牯山祭》、《慈母泪 将军魂》、《山水情结》、《防洪二题》等篇中尤能感到。

我与玉川交往已久 ,深知他在治学方面的严谨态度 ,从这本集子也得到了证明。此书收入的作品中随处可读到与鄱阳湖及庐山相关的历史与人文掌故。对这些 ,作者在引经据典予以考证时也加入其本人的独立思考 ,提出自己鲜明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不少知识 ,并得到思想上的启迪。

玉川生在庐山南麓、长在鄱湖之滨 ,对这山这水之间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了如指掌 ,且有独到的感悟 ,加之其文笔之细腻精致 ,处处给人以美的享受。

只是本书最后面的几篇文章 ,因写作时间较早 ,有的内容与全书有些不协调。不过倒也能看出作者为人的实在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看待也无伤大雅。

作者为我们送来了这样一本好书 ,不可不读。

我坚信 ,玉川将不断有佳作问世。

圆年 缘月 圆日

寂寞读书台

—

隋唐五代中的小国南唐常常被人遗忘，倒是它的两个皇帝——后主李煜和他的父亲中主李昪不时被人提起，因为他们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璀璨词章和缠绵缱绻的漫漫艳情。

南唐李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公元937—975年），总共不过38年。其疆域包括整个江西和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的一小部分，所以它的两座都城——一在靠近前线的金陵，一在南唐腹地南昌。

李氏王朝祖孙三代：李昪、李昶、李煜，论文学才华，一代比一代强，论政治才干，一代不如一代，论寿命，则一代比一代短（33岁、33岁、34岁）。祖孙三代与江西倒有着较多的文化牵连与历史纠葛，可惜江西文化与史学界对他们都显出几分不该有的冷淡。

开国之君烈祖李昪在位时间最短,只有七年。然而这位出身于贫寒之家的流浪儿,却属五代少有的政治家。他由一个寄身寺庙的小沙弥,历尽艰辛,经过数十年的征战与磨难,最后成了一国之君。如果他不是误食丹药早逝,继续与后周中原逐鹿,那么,鹿死谁手还不得而知,这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大宋王朝了。李昪效法唐太宗,励精图治,招抚流民,奖励垦荒……一连串的文治武功,使新开国的南唐在短短几年内,一跃成为五代十国中的富强之邦。尤为难得的是,李昪还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中国最早具讲学育人实质意义的书院,几乎都在南唐版图之中。福建古田的蓝田书院,江西宜丰的留张书院,永修的云阳书院,吉安的光禄书院,泰和的匡山书院,奉新的梧桐书院与华林书院……这些书院绝大部分在江西,为江西宋代文化的云蒸霞蔚、万千气象奠定了基础。

李昪当皇帝的第四年(959年),庐山李渤读过书的地方出现了一所国立大学——庐山国学。朝廷在此建学馆、置田产、广招生员,派国子监教授李善道为洞主(校长)。庐山国学是与南京国子监齐名的一所高等学府,也是庐山第一所大学。在远离京都的地方办大学,历数秦、汉、魏、晋、隋、唐、元、明、清和许多短命的王朝,似乎没有哪一朝曾有过,李昪的胆识及其对文化的亲情可见一斑。没有李昪办的这所庐山国学,也许庐山就没有后来号称“海内书院第一”的白鹿洞书院。因为当年朱熹在一片反对与嘲讽声中屡次上书要振兴白鹿洞书院时,理由之一就在于原来这里有“庐山国学”的基础,这由头很有说服力。

白鹿洞书院早就名扬四海,如今这里年年游人如织,导游小姐们一遍又一遍地对游客讲述着从李渤、朱熹到元、明、清一些曾留迹书院的名人的故事,惟独不提南唐的开国君主李昪,也许导游小姐们根本就不知道李昪是谁。如果不是这位烈祖下旨开

设庐山国学 ,白鹿洞书院有没有后世数百年的显赫 ,恐怕还要打上一个大问号。

二

祖父李駘在庐山留下一所“庐山国学” ,孙子李煜在庐山修建的则是一座寺院。

五代乱世 ,崇佛成了社会的时尚 ,李煜也不例外 ,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帝位传到他手上时 ,国势已危如累卵 ,然而这位风流帝王却依然疏于政事 ,除了填词与沉湎酒色 ,就是大力崇佛 ,广建寺院。他命人在庐山西南建寺 ,挖地时挖到一尊金质观音 ,因圆通是观音的别名 ,所以寺成后李煜便名之为圆通寺。圆通寺规模宏大 ,一度与归宗、开先、栖贤几所大寺齐名 ,人称庐山“四大丛林”。

李煜生于深宫 ,养于妇人之手 ,虽文采风流 ,却生性懦弱。他身为一国之主 ,对北宋的步步进逼 ,竟只知连连退让 ,终于国破家亡 ,被毒死异乡。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 这个充满脂粉气的小朝廷 ,在它灭亡的时刻 ,却有那么多视死如归的臣民。他们在庐山南北的一城一寺 ,为这个倍受欺凌充满柔靡之音的小国 ,演奏了一曲曲气薄云天的悲壮乐章。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 :当李煜出降 ,遵宋太宗之命招降南唐全境的臣民时 ,惟有江州指挥使胡则不从 ,他率领江州军民坚守城池数月 ,直到弹尽粮绝 ,城陷后全家殉难。

公元 975 年 ,宋军全线南下 ,吞灭南唐 ,当圆通寺的和尚闻金陵被围 ,为“感国主之思” ,在长老缘德的率领下 ,组成了一支

数百人的“南禅军”（也许僧兵中还有开先寺的僧侣），星夜驰援，千里勤王，直到金陵城破，这支僧兵才返回庐山。庐山历代寺院不计其数，像这样奋勇救国，有如少林寺僧兵的“南禅军”，恐怕仅只圆通一寺。

缘德率徒回庐山不久，宋军开始围攻江州，十万大军将江州围得如同铁桶一般，庐山山麓也驻满宋军。一天，宋军统帅曹翰走进圆通寺，可缘德却视而不见，昂然不睬。长老的举止自然激怒了悍将曹翰，他吼道：

“和尚，你知道有杀人不眨眼的将军吗？”

缘德微微张开眼坦然而应：

“你可能不知道也有不怕死的和尚？”

曹翰虽然凶狠，却意外地被这凛然大气所震动，下意识地对这位和尚另眼相看，待之以礼。

曹翰向缘德询问攻取江州之事，缘德更是不卑不亢：

“我只听说弘扬佛法度人苦难，从来没有学过攻取之事。”

曹翰悻悻而退，南唐的圆通寺僧和江州军民给秀美的庐山平添了几分刚烈之气。

三

与父亲和儿子比起来，中主李昶留给庐山的话题就更多了，他似乎与庐山有一种割不断的情缘。缘岁时，李昶随父亲舟行南昌，路过庐山，立刻对她一见钟情。适好有“野夫献地”，李昶便要父亲为他买下这片山林，于此筑台读书。

李昶当年筑台读书的地方，就是今日庐山瀑布下的秀峰，是庐山风景最为迷人的处所。

山瀑两道泻，
木叶四时春。
日暝不知去，
鱼鸟会留人。

这首黄庭坚的外甥洪朋写的《题开先寺》概述了秀峰之美，如今被当作楹联镌刻在秀峰风景区的大门两旁。

李骅读书台竹树掩映，台背后右为香炉、双剑二峰，左为鹤鸣峰，三峰之上，是庐山最高峰汉阳峰。李白吟哦“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庐山瀑布，就从双剑峰旁飞泻而下，在距读书台一箭之遥的青玉峡汇成一处深潭，人称龙潭。龙潭水波澄澈，游鱼砾石历历可数。潭四周猿啼鸟语，山鸣谷应。出读书台不远，可见山外浩瀚的鄱阳湖和陶渊明游历的斜川，一抹平畴上田园村舍错落，炊烟袅袅……对极富文学气质的李骅来说，这山水清音、先哲留迹的庐山，实在是读书的好地方。李骅就在这泉声竹影、暗香游动的幽境中读书抚琴，作画填词，倦则倘佯山水，啸吟泉石，悠然自得。

李骅原指望终生在庐山隐居，没想到命运却硬是要他去当皇帝。他入山读书时，他的父亲还未称帝，只是南朝吴扬政权的大丞相兼兵马大元帅。他太喜欢庐山了，所以在他任南唐国君的十八年中，不止一次对臣下说：“朕未尝一日忘庐山。”

当皇帝后隐居不成，他便将这青少年读书的地方施舍给了佛家，建了一座寺院，寺名开先寺——开了先读书后做皇帝的先例。开先寺殿宇廊房气势恢宏，香火鼎盛。百年之后，黄庭坚为之作《开先禅院记》时，寺里还保留有李骅的画像、卧榻和洗墨池。开先寺历经宋、元、明、清四朝，名声越来越大，一直到康熙年间才由康熙改名为秀峰寺。

开先寺成了来庐山的名人必到的地方，读书台和青玉峡龙

潭四周石壁上 ,留下了从宋至今许许多多名人的石刻。

瀑布半天上 ,
飞响落人间 ;
莫言此潭小 ,
摇动匡庐山。

这是明代文坛首领李梦阳为开先寺题的一首小诗。不知“摇动匡庐山”的是这儿的银河瀑布、奇峰异壑 ,还是李太白那首千古绝唱 ,抑或是南唐中主李昪对庐山的一片痴情 ?

四

作个才人真绝代 ,
可怜薄命作君王。

这是后人评价后主李煜的两句诗 ,其实用在他的父亲李昪身上也十分贴切。

作为词人 ,父子俩都是当之无愧的诗词大家 ;作为帝王 ,这爷儿俩也实在太差。因此 ,和宋徽、钦二宗一样 ,李昪、李煜也被后人写进了《昏君传》。

不过 ,对李氏父子打入另册 ,无论于情于理 ,我都感到几分惋惜 ,几分无奈 ,很为历史而遗憾。

从秦、汉以来 ,为了争夺帝位 ,多少父子、夫妻、母子、兄弟、叔侄、姐妹之间骨肉相残 ,刀兵相向 ,史不绝书。其手段之残忍 ,心机之狠毒 ,凡人很难想像。然而李昪、李煜父子面对九五之尊的高位 ,却没有一丝留恋 ,避之惟恐不及 ,更没有争帝的野心。李昪的所作所为 ,尤为显得空前绝后 ,其实他最大的心愿就是隐居山林 ,悠游于山水之间。

远

李骅仪表非凡 ,史称他“ 风度高秀 ,眉目若画 ”,琴棋书画无所不精 ,还能跃马弯弓 ,可惜他虽有庙堂之像 ,却无庙堂之志 ,风流蕴藉 ,生成是文人的种子。所以他当上太子后 ,曾三次上书辞去太子位 ,要让给弟弟们当 ,只是一直未得到父亲恩准。

以文韬武略闻名五代的烈祖李 𣍎 ,也担心书卷气太浓的大儿子李景通(李骅)不是做帝王的材料 ,因而迟迟未立太子。可历史却是如此屡屡愚弄人 ,据说一天夏日午后小睡 ,李 𣍎梦见一条金龙在殿前绕柱盘旋。醒来一看 ,原来是南柯一梦。但李 𣍎以为是吉兆 ,便派人暗地察问。巧就巧在父亲午睡时 ,李骅正在殿上绕柱察看什么……鬼使神差 ,一直迟疑不决的李 𣍎很快决定立李骅为太子。这似乎是天意 ,如果没有这白日一梦 ,李骅也许不会登上帝位(他的几个弟弟中倒不乏治国之才) ,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后主李煜 ,南唐也不至于那么快就消亡 ,李骅父子也不会给后人留下那么多的骂名。

公元 944 年 ,李 𣍎食丹药病入膏肓 ,为担心大儿子难以继承自己的事业 ,躺在病榻上的李 𣍎对李骅殷殷叮嘱 ,咽气前还将儿子的手指咬在口里 ,直咬得鲜血流淌。

李 𣍎恨铁不成钢 ,他是死不瞑目的。

烈祖不愧是一代人杰 ,他看透了自己的儿子。果然 ,父亲一死 ,刚才还唯唯称是的李骅立刻宣称自己不愿继承帝位。他一连十多天趴在灵前哭哭啼啼 ,要把帝位让给弟弟。

如果南唐群臣接受李骅的请求 ,南唐也许是另一番结局 ,可偏偏大臣们以“ 国不可一日无君 ”的古训火急火燎地强迫李骅穿上龙袍 ,戴上皇冠。

就这样 ,儒家的纲常伦理“ 嫡长继位 ”的权力交接原则把一心想作山林隐逸的李骅“ 逼上梁山 ”,黄袍加身 ,误作人主。

李骅当了皇帝后仍难断归隐之情 ,他效法古代传说的圣君 ,

下诏让几个弟弟共掌国政 ,自己则谢绝群臣 ,不理朝政 ,一心在深宫吟歌填词 ,做他的学问。这一反常的措施自然遭到朝臣的激烈反对 ,甚至冒死进谏。李骅无法 ,不得不收回成命。

用现代的眼光看 ,李骅是够开明的 ,在古今帝王中实在难得。至于那一班朝臣 ,忠心固然可嘉 ,行为则有些迂腐 ,以致误了南唐一国的前途 ,看来无论是谁 ,都难以超越其历史空间。

后主李煜反抗登帝位 ,虽没有父亲那样坚决、出格 ,但他也曾几次推辞太子之位。无奈这位排行第六的李煜 ,前边五个兄长都一个个先他而去 ,或夭亡 ,或暴卒 ,天意让他当上了南唐第三代君主。

五

李骅父子都是文人 ,而且是大文人、大词家。文人好感情用事 ,词人尤其如此 ,李氏父子作为绝代词人 ,他们拥有的是感情与冲动 ,擅长伤物感怀 ,最缺乏的是冷静与理智。这样的人连平庸的政治家也难以胜任 ,怎么能去当一个好皇帝呢 ?要当好帝王 ,恰恰需要像开国的烈祖那样 ,阅世既深 ,办事又果断 ,知人善任 ,以刚柔相济治国。李骅、李煜父子俩生于帝王之家 ,富贵温柔之乡 ,锦衣玉食 ,肥马轻裘 ,且多愁善感 ,好婉约幽怨之词 ,阅世既浅 ,志趣又不在治国 ,自然乏经世济时之才。他们本来可以在词国相继为帝 ,却偏偏在动荡的五代去作人世间的君主 ,真是历史的舛误。

李氏父子都可称是老实人 ,老实人当皇帝最易成为昏君。忠臣不会阿谀奉承围着君王转 ,奸佞之徒才会揣摩人主意图 ,投机钻营 ,投其所好。所以这南唐二主在位之日 ,重奸佞 ,用“五

鬼”杀忠臣，近小人，是势之所然。因而他父子二人误国亡国固然有罪，但他们坚辞帝位，拒作人主，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罕见的。更何况他们为中国文坛留下了那么多予人以艺术启示的词章，这些风情万种的词章世代在人们的情感世界里引起经久不息的共鸣。“国家不幸诗家幸”，对李煜来说，李氏王朝最终的国破家亡，才使得他的词一改前期的单薄，而成为“以血书之”的“神品”（王国维语）。

也许正是基于此，对这二位误国之君，后人总怀有一缕缕惻隐之情，为他们写下了许多的文字，~~1957~~1957年，一部名为《南唐遗事》的昆剧，就曾轰动一时。

李氏三代留在庐山的遗迹，东南的白鹿洞书院还在，幽林曲径，碑廊殿堂，花木扶疏。考察庐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联合国专家来此，对她赞不绝口，誉之为“中国文明的标志”，可能这几位外国友人不知道，最先在这里开办高等学府的，是中国中世纪一个名叫李邕的小国国君；庐山西南的圆通寺早已湮没，那位率僧兵千里勤王的长老缘德的姓名，也埋没在浩如烟海的史册中。惟有白鹿洞书院与圆通寺之间庐山正南麓的秀峰，为后人留下了一座古台和半壁紫石雕花栏杆。这段由苑块紫石组成、总长愿米的石栏杆，算是南唐李氏王朝留在庐山的惟一故迹。虽然古藤和残碑掩饰不住它的破败和凄清。

生活在秀峰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地在读书台上徘徊，仿佛体悟到什么，想把它写下来时又是一片茫然。紫石残栏在光阴的流逝中默默伫立，外侧栏壁上长满了霉苔。自翩翩少年的李骅一去，千年读书台便阒寂无声，林涛竹浪一阵阵从台上卷过，昔日的情韵风采荡然无存，秀峰每日里游人往来川流不息，上读书台的却不多，即使来了，大多只是匆匆而过。导游小姐对此台

也语焉不祥 ,知之甚少。

只有文化人才愿意登临读书台 ,临物兴悲 ,伤吊怀古。因为他们可以在台上俯瞰岁月 ,穿越时空的隧道 ,击节而歌 ,解读历史与文化的悲欢离合。

明代状元罗洪先为读书台写了两首诗 ,其一曰 :

霸图王业总凄然 ,
休道江南割据偏。
双阙自捐书舍后 ,
一龕谁寄佛灯前 ?
劳生悔不宗师远 ,
归梦应知托杜鹃。
旧引龙池今几曲 ,
年年春雨助悲咽。

李骅身后的诗人词客为他的读书台吟唱过不少令人回肠荡气的诗文 ,惟有他自己却不见一篇 ,也许他写得不少 ,只是没有留下来 ,实在是一件憾事。

菡萏香销翠叶残 ,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
憔悴 ,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 ,小楼吹彻玉笙
寒。多少泪珠何限恨 ,倚阑干。

这支《山花子》是李骅的传世名篇 ,但与庐山无缘。倒是他的臣下 ,大词人冯延巳在开先寺落成之日 ,写了篇极力铺排、文彩斑斓的《开先寺记》 ,这篇赋至今还留在《庐山志》与南康府志与星子县志中 :

.....高墙虹转 ,修廊翼舒。香厨旁开 ,僧房内辟。
法筵清静 ,宛是祇陀之园 ;方丈精严 ,更类维摩之室。
功成敏手 ,则塑像如生 ;妙属良工 ,则丹青若活。而况
依林附麓 ,左岩右壑 ,瀑布悬吕梁之势。户庭雨霁 ,钟